

戰國策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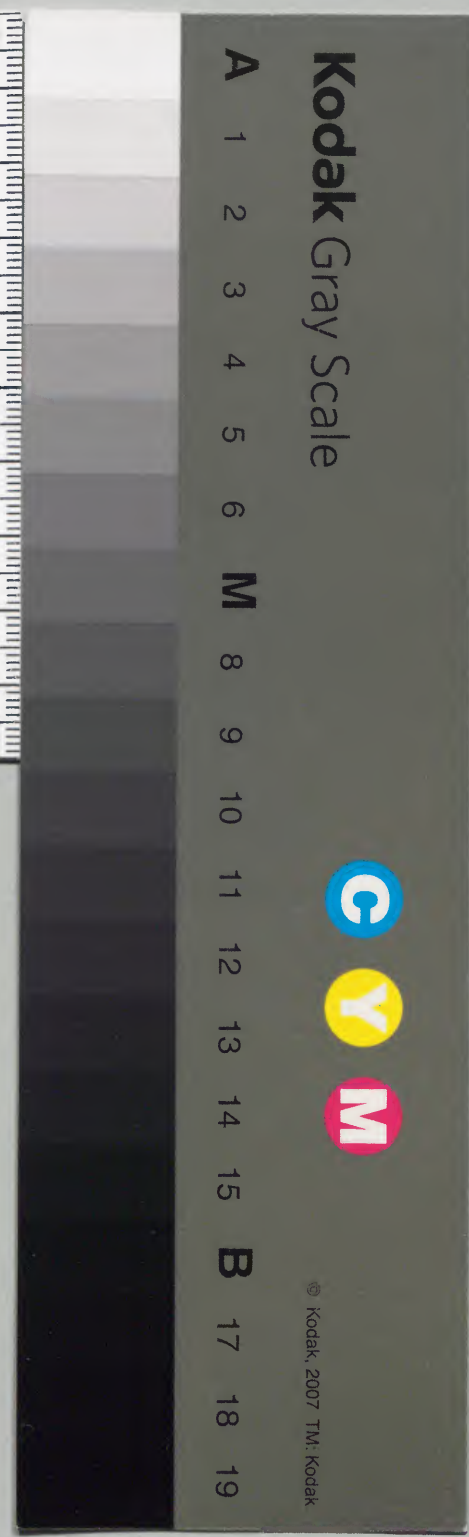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二五九
函號	六〇九
架	八
冊	八

戰國策批評

漢書門類	二二五九
函號	六〇九
架	八
冊	八

雜史 二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59
冊數	8 (1)
函號	286 135





戰國策序

淺草文庫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

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莖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

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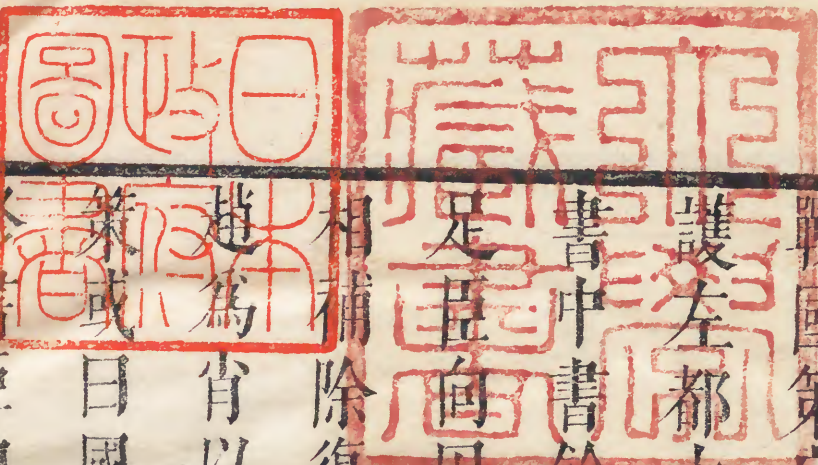
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

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

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

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

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



戰國策序

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
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
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
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
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
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
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
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
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

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
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
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
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
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
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
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
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

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
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
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
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
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
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
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
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

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
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
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
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
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
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
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儼背秦
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
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

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

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劉中壘彙國別短長諸書而為國策前後章次不必甚確古人撰述多然固當有意也至如二周先東王實在焉尤章不可易者縉雲更次篇章而改補其闕誤亦不無失得東陽詆之則太甚然鮑本行而劉本廢久矣特存元目於卷後為討論一助云

皇明萬曆庚申立春日烏程閔齊伋識



戰國策今本目錄

第一

西周

嚴氏為賊

周共太子死

謂齊王曰

司寇布

秦令樗里疾

雍氏之役

薛公以齊為韓魏

三國攻秦反

韓魏易地

秦攻魏將犀武軍

犀武敗於伊闕

犀武敗周使周足

蘇厲謂周君

楚兵在山南

楚請道於兩周

秦召周君

周君之秦

秦欲攻周

宮他謂周君

第二

東周

秦興師臨周

秦攻宜陽

東周與西周戰

東周與西周爭

東周欲為稻

昭獻在陽翟

秦假道於周

楚攻雍氏

蘇厲為周最

謂周最曰

為周最謂魏王

謂周最曰魏王

趙取周之祭地

杜赫欲重景翠

三國隘秦

宮他亡西周

昭翦與東周惡

周最謂呂禮

謂薛公曰

齊聽祝弗外

周相呂倉

周文君免

溫人之周

或為周最謂金投

周最謂金投

石行秦

第三

秦

衛鞅亡魏入秦

蘇秦始將連橫

秦惠王謂寒泉

楚魏戰於陘山

楚使者景鯉

楚王使景鯉如秦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

田華之為陳軫

張儀又惡陳軫

陳軫去楚之秦

義渠君之魏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齊助楚攻秦

楚絕齊

秦惠王死

張儀欲假秦兵

張儀之殘樗里疾

張儀欲以漢中

為魏謂魏冉

醫扁鵲見秦武

秦武王謂甘茂

宜陽之役馮章

甘茂攻宜陽

宜陽未得

宜陽之役楚畔秦

宜陽之役楊達

秦王謂甘茂

甘茂相秦

甘茂約秦魏

謂秦王曰

秦王與中期爭論

甘茂亡秦且之齊

獻則謂公孫消

三國攻秦入函谷

薛公為魏謂魏冉

冷向謂秦王

謂穰侯曰

謂魏冉曰

五國罷成臯

秦取楚漢中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謂魏冉曰和不成

陘山之事

秦客卿造

頃襄王二十年

段產謂新城君

段干越人

范子因王稽入秦

范雎至秦王庭迎

范雎曰臣居山東

應侯謂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

秦攻韓圍陘

應侯曰

天下之士合從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

應侯失韓之汝南

昭王既息民繕兵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

張儀說秦王

蔡澤見逐於趙

濮陽人呂不韋賈

文信侯欲攻趙

秦王欲見頓弱

或為六國說秦王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

第四

齊

濮上之事

邯鄲之難

秦假道韓魏

楚將伐齊

成侯鄒忌為齊相

鄒忌脩八尺

南梁之難

田忌為齊將

田忌亡齊而之楚

鄒忌事宣王

楚威王戰勝

權之難

蘇秦為趙合從

淳于髡一日而見

齊欲伐魏

齊欲伐魏魏使人

齊宣王見顏觸

先生王斗

齊人見田駢

管燕得罪

昭陽為楚伐魏

秦攻趙

齊將封田嬰於薛

靖郭君將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

靖郭君善齊貌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

韓齊為與國

張儀為秦連橫

張儀事秦惠王

犀首以梁與齊戰

楚王死太子在齊

齊王夫人死

孟嘗君將入秦

孟嘗君在薛

孟嘗君奉夏侯

孟嘗君讌坐

孟嘗君舍人

孟嘗君有舍人

孟嘗君出行國

齊人有馮煖

孟嘗君逐於齊

蘇子自燕之齊

蘇子謂齊王

蘇子說齊閔王

齊負郭之民

王孫賈年十五

燕攻齊取七十

燕攻齊齊破

貂勃常惡田單

田單將攻狄

孟嘗君為從

魯仲連謂孟嘗君

秦攻趙長平

或謂齊王曰

國子曰秦破馬服

齊王使使者問

齊閔王之遇殺

齊王建入朝於秦

第五

楚

齊楚構難

邯鄲之難

江乙為魏使於楚

荆宣王問羣臣

昭奚恤與彭城君

江尹欲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

江乙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

江乙說於安陵君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

蘇秦之楚三日

蘇秦為趙合從

威王問於莫敖

蘇子謂楚王

齊楚之交善

楚王逐張儀於魏

五國約以伐秦

五國伐秦魏欲和

秦招楚而伐齊

張儀之楚貧

楚懷王拘張儀

楚王將出張子

張儀為秦破楚

張儀相秦

楚王令昭雎之秦

張儀逐惠施於魏

陳軫去楚之魏

魏王遺楚王美人

楚王后死

齊明說卓滑

或謂黃齊

秦伐宜陽

四國伐楚

城渾出周

韓公叔有齊魏

楚杜赫說楚王

楚王問於范環

齊秦約攻楚

術視伐楚

秦敗楚漢中

楚襄王為太子

女阿謂蘇子

長沙之難

有獻不死之藥

齊以淖齒之亂

莊辛謂楚襄王

齊韓魏共伐燕

唐雎見春申君

客說春申君

虞卿謂春申君

或謂楚王曰

天下合從趙使魏

汗明見春申君

楚考烈王無子

史疾為韓使楚

第六

趙

智伯帥趙韓魏

智伯從韓魏兵

張孟談既固趙

晉畢陽之孫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

蘇秦從燕之趙

蘇秦為趙王使

齊破燕趙欲存之

張儀為秦連橫

甘茂為秦約魏

武靈王平晝

王立周紹為傅

趙燕後胡服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

魏敗楚於陘山

趙使仇赫之秦

謂趙王曰

富丁欲以趙合

魏因富丁且合

三國攻秦

腹擊為室而鉅

蘇子說李兌

趙王封孟嘗君

齊欲攻宋

齊將攻宋

齊攻宋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

秦攻趙藺離石祁

鄭同北見趙王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燕封宋人榮盆

趙惠文王三十年

趙太后新用事

秦王謂公子他

秦趙戰於長平

秦攻趙於長平

秦圍趙之邯鄲

秦攻趙平原君使

秦攻魏取寧邑

趙使姚賈約韓魏

謂皮相國曰以趙

謂皮相國曰

魏使人因平原君

平原君謂馮忌

平原君謂平陽君

說張相國

建信君貴於趙

或謂建信君

若成常謂建信君

希寫見建信君

魏允謂建信君

秦攻趙鼓鐸

齊人李伯見

為齊獻書趙王

趙使趙莊合從

翟章從梁來

馮忌為廬陵君

馮忌請見趙王

客見趙王

秦召春平侯

文信侯出走

秦使王翦攻趙

第七

魏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

韓趙相難

樂羊為魏將

西門豹為鄴令

文侯與虞人期

魏文侯與田子方

魏武侯與諸大夫

魏公叔痤為魏將

魏公叔痤病

秦圍梁

龐葱與太子質

梁王魏嬰觴諸侯

魏惠王起境內眾

魏太子自將

齊魏戰於馬陵

惠施為齊魏交

魏惠王死

徐州之役

蘇子為趙合從

張儀欲并相秦魏

魏王將相張儀

楚許魏六城

張儀惡陳軫

張儀欲窮陳軫

張儀欲以魏合

張儀以秦相魏

謂張儀臣

陳軫為秦使於齊

齊王將見燕趙楚

魏令公孫衍請和

公孫衍為魏將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

犀首見梁君

蘇代為田需說

史舉非犀首於王

楚王攻梁南

張儀為秦連橫

齊魏約而伐楚

張儀走之魏

魏文子田需周霄

魏王令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

周最善齊

周最入齊

秦召魏相信安君

樓梧約秦魏

秦楚攻圍皮氏

魏太子在楚

獻書秦王

魏秦伐楚

秦敗東周與魏戰

秦約趙而伐魏

芒卯謂秦王

蘇代拘於魏

五國伐秦無功

葉陽君約魏

秦使趙攻魏

秦將伐魏

穰侯攻大梁

白珪謂新城君

秦攻韓之管

芮宋欲絕秦趙

為魏謂楚王

管鼻之令翟強

成陽君欲以韓魏

秦敗魏於華

秦敗魏於華魏王

華陽之戰

秦魏為與國

虞卿謂趙王

魏將與秦攻韓

秦趙構難而戰

長平之役

樓梧約秦魏

十八年謂魏王

魏王問張旄

客謂司馬食其

秦拔寧邑

秦罷邯鄲攻魏

魏王欲攻邯鄲

周宥謂宮他

信陵君殺晉鄙

魏攻管而不下

魏王與龍陽君

或謂魏王王警

魏鞅謂春申君

安邑之御史死

秦攻魏急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

韓

三晉已破智氏

韓傀相韓

成午從趙來

魏之圍邯鄲

申子請仕其從兄

蘇秦為趙合從

宣王謂樛留

楚昭獻相韓

秦攻陘

秦韓戰于濁澤

顏率見公仲

張儀為秦連橫

鄭彊之走張儀

宜陽之役

秦圍宜陽

客卿為韓謂秦王

或謂公仲

公仲數不信

謂公叔曰公欲得

謂公叔曰乘舟

齊令周最使鄭

公仲使韓珉之秦

公仲以宜陽之故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

公仲為韓魏易地

錡宣之教韓王

襄陵之役

公叔使馮君於秦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

韓公叔與幾瑟

齊明謂公叔

公叔將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謂新城君曰

胡衍之出幾瑟

幾瑟亡之楚

冷向謂韓咎

楚令景鯉入韓

楚圍雍氏五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

或謂韓公仲

或謂公仲曰

韓咎立為君

五國約而攻秦

韓人攻宋

或謂韓王曰

謂鄭王曰

韓陽役於三川

秦大國也

張丑之合齊楚

謂韓相國

韓相公仲

韓珉相齊

謂山陽君

趙魏攻華陽

韓氏逐向晉於周

張登謂費縹曰

魏王為九重之盟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

第九

燕

奉陽君甚不取

蘇秦將為從

權之難

燕文王時

人有惡蘇秦於燕

蘇秦死其弟蘇代

蘇代為燕說齊

陳翠合齊燕

或獻書燕王

燕王噲既立

初蘇秦弟厲

張儀為秦破從

宮他為燕使魏

燕昭王收破燕

客謂燕王

齊伐宋

蘇代謂燕昭王

燕王謂蘇代

蘇代為奉陽君

燕昭王且與天下

齊魏爭燕

蘇代自齊使人

蘇代自齊獻書

秦召燕王

燕飢趙將伐之

趙且伐燕

昌國君樂毅為燕

張丑為質於燕

燕王喜使栗腹

秦并趙北向迎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

第十

宋

公輸般為楚設機

梁王伐邯鄲

謂大尹曰

宋與楚為兄弟

齊攻宋宋使臧子

宋康王之時

第十一

衛

衛靈公近癰疽

犀首伐黃

智伯欲伐衛

智伯欲襲衛

秦攻衛之蒲

衛使客事魏

衛嗣君時胥靡

衛嗣君

衛人迎新婦

第十二

中山

樂羊為魏將

犀首立五王

中山與燕趙為王

司馬喜使趙

司馬喜三相中山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

主父欲伐中山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

魏文侯欲殘中山

戰國策第一

西周

考王封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實西周之始。時則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諡惠。時則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為二。二周公治之。於是王直寄焉而已矣。鮑氏攷之不確。即以西周為王。故此係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桓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實居東周。可係之西周乎。

安王

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

周之無王久矣
此東西周君耳
非周王也周王
以已寄食于東
西周矣

戰國策 西周

是短文字然
非有意為簡
亦只是意盡
言止
一本容謂周君
曰正語之
亦是辭命但
小變左氏法
然意態猶仿
拂似之

甚簡有簡法
然不是鍊之
使簡只是取
緊要意書之
餘悉棄去亦
不緣飾觀帖
却正以此見
簡

左成之策一舉
而為翦收智于
楚為楚市恩于
周又為楚相去
二健

不曰某人謂
亦不作或謂
陡作謂某人
起固自奇惟
國策有此法
總亦是或謂
意

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
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
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殺人不以道曰賊嚴遂殺韓相傀是也
豎小使韓策陽堅道周出亡過周也

赧王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
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卑而為之請太子左成
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

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
之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廡
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
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適猶定也。封封之以為之資。咎周君別子。請請
於周。使立為太子也。為猶助也。御楚相之御。展
姓也。類似也。言楚王之意。似欲使二子助太子
也。健士二語。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悍也。言二
士居中用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
便。使之出而使周。相國必從也。

謂齊王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以為太子也。齊王
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謂司馬悍曰。周

最史作聚索隱
云最古聚字說
文同趙策類最
史亦作類聚
悍令一作悍請
今
此即前章小
變想各人所
記不同

勁隋之甚句
句精彩雖短
篇卓為妙品

謂元作為策謂
為通借

二句絕隋絕
濃有色作偶
語尤有態

還作折斷解
方稍快若以
虧價為折則
淡弱之味矣
必無獨知作
一句讀最是
然不獨謂劍
蓋訓其子凡
事皆然

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
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
此得事

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齋持以遺之最周
之庶子進猶薦也以此得事云者以教悍得齊
王意故得事於王也王士崧曰左尚
左成司馬悍司馬翦疑卽一事一人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
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
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

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
齊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
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齊王善最以賂進之最時故讓立而周以最不
肯立告齊太公田和也折折劍高注未盡本價
折其錢而不賣必無獨知欲使眾識其良也高
注必無句無以告人也獨知句自知其良也契
約也一書兩札同而別之果亦周子讓飾說也
嫁猶賣也言欺齊也多詐謂心欲之而言不肯
也信貨可信之貨非獨知也愛猶吝
也使天下見之而信最之當立也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

平順

漢志由作猶游騰對楚雖則權辭實為防禦之策衛疾實因何其婉而切也

惑之一作戕之以二國為戒也一本因之下無也字

前而語俱單薄得此長矣強弩二句使增色

有骨無肉骨亦不甚奇

篇法稍具

徵甲與粟於周凡五出而不厭

仲元作中中右仲字者謂古文從省是原不必改

攻之一本收之

楚病告楚病翻得圓

與元作及

戰國策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

疾秦惠王弟居渭南陰鄉樗里號樗里子百人為卒公由夷國大鐘而載以廣車欲開道也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

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

戰國策 西周

詰甚辯

即用前句更
不別變法所
謂其文直

文勢勁甚此
機軸則與左
傳國語全別

為強猶而強一
本而取宛葉以
杜以強韓魏

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
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
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
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
去。

折猶屈。入猶歸也。節符信。行者所執。焚之者不
通周也。周官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
食於西周。韓慶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
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為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

不字補
不字必不可
缺
而元作也
也字無疑
然而字固動
轉下有力
攻元作破
破字自可通
不必改
只數語括幾許
利害

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
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不如
令敝邑陰合為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
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
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
以與齊。而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
秦。秦得無攻。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
出必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
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

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

藉藉借也。更猶迭也。有時言不可常也。張去音大之也。

三國攻秦及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為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以到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故和而不利於楚宋。邑落曰聚。如羣狐聚。陽人聚之類。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

創自戰國今時最尚之

策周也則昌為使楚因趙以止易成非兩國之利也不以楚則韓魏不憚不因趙則易成一本因趙以止易也

諸本屏作屏當正

戰秦魏而生收其敵非直為周實為趙

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按東策周最再說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故言兩此即韓所得也。因趙言楚以趙兵止二國之相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

講讀曰講史漢
講講兩字常雜

甚動有態

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
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
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
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
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故曰上計持猶
保也恐重傷敗必不攻魏也講和解也却退也
凡言重皆制人而
不制於人者也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

文勢流動而
險峭不泛

辭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母恢謂周君曰
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
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
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杆秦而王無之
杆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
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
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
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
而私溫囿以為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

形外形即外
貌也

私元作利

美帳妙

三金字收句
是質然却有
態

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圉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
金是上黨無患而羸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溫
圉於周君而許之戍

無之扞無為周扞者兩上黨絕言趙韓援魏之
路絕也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
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下文上黨無患言得
併力於此也形猶勢也小利蓋指溫圉國小多
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則有
秦助而無國患乃得游觀也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主君之臣又秦重而欲
相者且惡臣於秦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

左右罔利戰
國為說者多
此法

且一作是

元作成事
者字補

此改補字俱
是

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故使相
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必不免公言是而行交善
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
矣

周足周之相也秦重秦之所重欲敗其使事代
足相周此二國所以必惡也免免已之相以順
欲相者君重秦以
下或人復與足言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
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
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攻二字通借

態狀絕妙

陡出奇

陸溪曰善射不然之辭

支左屈右亦

鈎元作拘拘有鈎音古或通

撥矢鈎四字

前喻已盡此處不無太衍

武安杜郵之禍蓋基之於善息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鈎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梁魏都支如支撐之支取其直也。陳音論射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右手發機左手不知正射之道也。撥弓反也。鈎矢鋒屈也。

伍元作五

君元作軍

意語俱險絕

器必名曰謀楚一本作器必多且歸楚注其款識云然作其必載以歸

子元作秦

楚兵在山南伍得將為楚王屬怨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伍得無効也。王必罪之。

屬連也。猶結也。名即銘。謂周君凡事伍得之器必銘以謀楚。如器之款識云。効猶致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謂

反意收妙

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還是道不是

除治也治道迎楚師也惡之惡楚也弗惡弗惡楚也與與之道一曰謂鼎也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謂上恐有或字
原姚本作應史
同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最時從周君養地供養之地湯沐邑也有猶得也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宛故申伯國。亡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戰國策第二

東周

惠公

有色態然稍覺漫而未淨

為一作於

畫字劉曾集作
戰國常語
一本齊王六下有悅字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

少一作沙
暉臺少海
庭於事情無
當令人必不
用然着色據
正在此
一本醢壺此文
殺次

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醢醬

以元作已

戰國之時臣何
巧君何愚

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兔興、馬逝、離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內自盡盡其心思也。或作內自盡計句。謂盡心計畫徑步道也。猶言假塗。楚非適齊之塗。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壺，昆吾園器。醢，瓶也。離，滲流貌。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

一本題累

洪氏邁云。策首載此以爲奇謀。此特兒
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好事者飾之
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
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
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
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
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
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
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
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

宜陽韓邑也。周
昌爲謀之。刺虜
也。宜陽舉而周
隨之矣。
背字亦未妥
須作待秦拔
宜陽方暢

亦是兩開利

秦韓相拒。權在
景翠。有秦私
故宜陽可拔。周
累之辭。蓋以利
害動之。而堅其
救韓之心也。

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敵也。必以寶事
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
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煮棗。韓氏果亦効重寶。
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宜陽韓邑。東南北三面峭絕。天險。澠池二殺。皆
在境內。蓋控扼之地。楚與韓鄰。而與秦相圖。故
臨山而救之。羈旅。寓也。周公旦言且相秦也。削
迹。言不得留也。右言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
而此言不如背秦援宜陽者。疑翠時蓋援宜陽
而有秦私。故云。秦策馮章許楚漢中。楚懼而不
進。所謂有秦私也。按此上下意殊不類。恐有缺
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或當
作拔。勸之避秦兵。待秦旣拔。然後進兵乘其敵。
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爲利。下文秦拔

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

勁快

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故云持二端。趣疾也。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快

有望於上則仰仰疑向反

但以昔證今止之得宜

正論

歷為減於點二反韓史疑即厭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韓策楚昭獻相韓往與獻會也陳向葉皆仕周而位在相下者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歷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

告秦妙

秦敢絕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絕橫度也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發重使使周發使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圖已不伐不受秦伐也

楚攻雍氏周根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

亦自快然

秦一作子

劉辰翁云吏作更平聲

簡妙

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糗食米也。詩傳。糧也。音張。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必怒合於齊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王周君也。怒蘇子怒最。稱故者特為之。合於齊也者。怒最而反其所合也。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最欲合魏趙。而蘇秦欲合齊。厲為最。故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魏趙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

此等文機真矯健之甚如

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一本則賣

則賣上以常調論當有不然字令不用而則字徑下絕勁

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應趙宋絕。三國韓魏齊也。魏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東方即三國也。與宋敗三國。應秦也。賣宋於三國。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相賣之賣。猶欺也。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示同。二國同相最。可見交之固。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

元作之急改本
作急之

作之急至伐
齊句是

生隋可喜

趙之合也必陰勁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
合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
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
難畏阻意勁勁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難先
戰也違其勁之之意故恐秦不已收也勁趙謂
之陰勁則齊固秦所欲合也故云爭齊爭合於
齊也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最時在魏欲之
齊故此士為之言使得去也而以至伐齊句因
循依也言今不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伐
齊是無可因之事矣下
章秦欲合魏伐齊可見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
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

產字疑仲

簡與鈔

而如通

天下不能傷
齊而有變是
一向變是合
於齊蓋於是
方擬伐齊也
王遂伐之正
是伐齊觀遂
字可見絕兩
岐觀望天下
歸齊則救之
背齊則伐之
耳

虛信為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
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
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
秦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
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薛公田文也故上疑有脫字蓋言文猶背齊以
起下文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
見茂美盛也明猶示也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
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
行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目
也違秦不伐齊則秦忿按魏策周最入齊秦王
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
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

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語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秦為齊奴以下，以為魏言之。為齊奴為齊奴隸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魏。是魏不為秦所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一斤為一金。正義云：秦以一鎰為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國語注同。趙岐云：二十兩。高注同。譴也。謫問也。

文縱逸而失之輕

妙論

其為大人未可知也。不必且疑辭而鍊句特精。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蓋指翠也。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隘。謂隔絕之。策隘扼字通。此當乙革反。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也。重。周以取秦也。者。秦重相則周重矣。有。謂收已也。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凡輕重字。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

請為之為
一作謂
向亦生陰然
覺太省非正
法

餘去

聲

宮元作昌此書
作宮不一
雖元作且者也
猶趙作肖齊作
二
凡人名所傳
或不同戰國
人名充多非
的正不必改
毛詩且元有
祖青後項羽
將亦有龍且
義正與睢同
不必改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以罪去國曰亡。
候。偵候之吏。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

何也下曰字補
正曰古書多如
此不必補
嘗當作常古通
以惡二字元作
西周二字

何也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
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昭翦曰
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
和東周

宣言東周謂西周必害翦而詐言東周害之王
楚王也吾又恐以下翦自計也謂東周賊翦却
宣言翦輕西周而西
周賊之以惡於楚也

慮元作慮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
子以齊事秦必無慮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
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齊秦合則

子常重矣

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
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傳禮令秦
攻齊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
也以其之與齊俱事秦也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齊秦必輕
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
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
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

取秦猶得秦也秦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也
注據補也秦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耳

祝弗一本况弗
史作親弗
也秦二字補一
本欲取秦齊秦
合
史以和秦魏
亦嫌太生隋
率史作變
史齊無秦則天
下集齊親弗必
走此果字當從
史作集

我國危 東周

深取之深恐因
下文衍
呂禮秦亡將也
齊相之故秦之
怨齊為深

八秦之秦補
要會其意

上章齊合亦然。有齊秦言二子重於齊秦。必輕
文矣。鮑吳俱以有齊絕句。於上下義悖。趨即趣
促也。謂不如急北方之兵。從趙之應秦魏。而相
與以攻齊也。後行後舉也。齊初逐最。欲取秦合
也。今攻齊收最用之。可圖後舉。及齊王之信者
齊王始信弗禮事秦。今急兵趨趙。和秦魏。收周
最。則王不信弗禮而信文矣。率猶從。謂從齊也。
史作變。索隱云。齊秦合則弗禮用。用則輕孟嘗。
所謂變也。二說皆通。果猶決也。史作集。言天下
之兵集於齊也。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矣。走去
音。此章參諸
史。可以互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秦齊
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

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得天下則亦不能
存齊故云伐齊深也趙恐伐恐秦伐之急兵趙
急兵攻齊也以趙攻以趙攻齊也之齊伐趙之
之猶趨也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伐趙則得趙
故其理同也處猶據秦不據齊趙理同而獨不
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即天下之理理
在受兵於趙也高
云以上多不可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
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
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

錯落

一本民下
無也字

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
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
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
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
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
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
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史書東周畧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閔閔之心亦不悅也。子罕見左傳。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閭里中門也。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管仲蓋娶三女。而各治三女

之家也。遂不免。卒相倉也。

一本卷下
無人字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人而
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
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
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辯而裁

肆筆出却是
奇附

虛墟同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
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
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

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

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已也難子不敢違投也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耳長子屬上黨並韓地二國有秦兵故趙得取其邊地也收寶於秦佐秦故也魏因以困韓魏唇齒之國故也為猶謀也東謂齊也合齊合趙也始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止秦之有

令疑作合

止一作土

覆元作復

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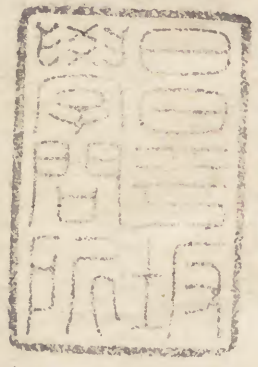
負猶失也其失在此也一曰負恃也戰勝勝齊也封謂疆理之使無割地於天下也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不勝齊也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秦之所難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也何計之道言計之失道也此策乃最為齊使趙拒秦

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

石一作石右行秦官也

石行秦周人。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五年衛
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爲之
此蓋起也。備謹待之也。秦欲卑周。爭
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文化乙丑

